

淨土大經解演義節要—我們要把儒釋道的根找出來 (第  
五三一集) 檔名：29-519-0531

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很不幸，為什麼？這個時代真正學佛的人沒有了。在古代一百年前，一個世紀之前佛門那些大德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都能講得出一番道理出來。現在沒有了，在家人講不出來，出家人也講不出來。我們在學校裡讀書被誤導了，學校老師告訴我們，宗教它是迷信的，佛教尤其迷信，這是我從小在學校裡面學的概念。佛教為什麼尤其迷信？高級宗教人家只拜一個神，宇宙之間只有一個真神，佛教什麼都拜，什麼都拜這叫多神教，叫泛神教，多神教、泛神教是宗教裡的低級宗教。我們從小接受這樣的教育、這種觀念，所以長大的時候對宗教碰也不碰，迷信。看到別人燒香，迷信，在旁邊笑話他，我們生活在這麼個環境當中。我要不是遇到方東美先生，這一生當中跟宗教就絕緣了。我跟方老師學哲學，那邊那個照片就是方老師，我跟他學哲學，他跟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，我非常感激他。最後一個單元，講的是佛經哲學，我當時非常訝異，我跟老師講，我說「老師，佛教是宗教、是迷信，尤其是泛神教，低級宗教，它怎麼會有哲學？」那一年我二十六歲，老師差不多是我父親這一輩的人，他應該大我二十多歲。他告訴我，他說「你年輕你不懂，我們學哲學的，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。」這我從來沒聽說過，從來沒有告訴我，釋迦牟尼佛是哲學家，我很訝異。

他說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」我接觸佛教是從這個課堂裡聽到的，這樣改變了我過去錯誤的看法，曉得這裡頭有好東西。老師又特別囑咐我，古時候佛門裡面這些高僧大德真的都是大學問家，都是有道心的人，有道德、有

學問。他說現在沒有了，現在你要學佛經哲學，在哪裡學？在經典。你到寺廟去看已經看不到，寺廟有經典，你到經典裡面你會找到，這一個方向非常重要。如果老師預先沒有這個指點，我到寺廟一看這些出家人，我覺得他還搞迷信，會對老師所說的話產生懷疑。他就把這個路子給我安排好了，你去經典裡面下功夫，我們的好處就是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從那個時候接觸到今年五十九年，明年就一甲子六十年了，六十年的修學，證明老師的話一點都不錯，而且還發現佛經裡面不但有最高的哲學，還有最高的科學。

再放眼看看現在的世界，哲學不能解決的問題，科學不能解決的問題，原來在佛經上全有，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就講清楚了，真了不起。所以七〇年代，就一九七〇年代，英國湯恩比博士說了一句話，「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」，英國人講的，這是世界上著名的歷史哲學家。我訪問倫敦的時候我去過兩次，我的目標是倫敦三個學校，牛津、劍橋跟倫敦大學，這三個學校是歐洲研究漢學的中心，是世界上著名的漢學系的學校。我去看了我對他們的教授、學生，我很感動，都是西方人，說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，我都不如他。能看中國的典籍，看中國的文言文，而且裡頭有一個學生告訴我，他寫博士論文用《無量壽經》。我問他，《無量壽經》現在有九種版本，你用的是哪一種？他用夏蓮居的會集本，跟我們現在本子一樣，就用這個本子寫博士論文。另外有一個同學，都是外國人，用《孟子》寫論文，還有一個用王維，唐朝的文學家，我看到很歡喜。

我在那裡也給他們上了一堂課，時間雖然不長，一個小時，對他們很有啟發性。他們的教授、同學我們坐在一堂，我上台首先就問他們，我說是你們英國人湯恩比說的，你們都是漢學系，你們對於中國的儒釋道都很清楚，都在這上下了功夫，我說湯恩比說的「

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，需要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」，你們現在都研究這些東西，你想想行嗎？孔孟學說行嗎？管用嗎？大乘佛法行嗎？我提出這個問題。他們對著我笑不說話，我等了幾分鐘之後沒人說話，我反過來問，難道湯恩比博士說錯了嗎？他們也不回答，看著我笑不回答，這很厲害。最後我告訴他，湯恩比的話沒說錯，很多人解讀錯了，把他的意思會錯了。我說我提出這個問題，我講到儒釋道，你們肯定立刻就想到，說儒你就會想到四書五經十三經對不對？他們點頭。講到佛，你一定就想到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般若》，這些大乘經典；講到道，你就想到老莊。沒錯，我說那些是什麼？那些是儒釋道的花果，開花結果，很漂亮、很好看，這個東西對現前社會能不能解決問題？不能。湯恩比的話沒說錯，你要曉得，像植物一樣，花果從哪來的？在樹上長的。花果長在枝條上，枝條長在樹幹上，樹幹長在根本上，你一層一層去挖掘，到最後什麼東西最重要？根。儒的根是什麼？道的根是什麼？佛的根是什麼？你抓到根它會發芽、它會茁壯、它會成長、它會開花結果。

現在怎麼樣？根沒有了，你們天天研究儒釋道，像花瓶裡的瓶栽沒根，死的，不是活的，所以變成了學術不管用。怎麼能解決問題？湯恩比沒說錯，我們要把儒釋道的根找出來，從根本下手，那他的話就是真的，絕對不是假的，真能拯救二十一世紀社會病態，也能拯救地球的危機。儒的根《弟子規》，道的根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佛的根《十善業道》，這個東西重要。從前學儒、學佛、學道都是從這扎根，你不從這扎根的話你學什麼都沒用處。最後我告訴他們，我說我對你們很佩服，這真的不是假的，由衷之言。你們所學的，儒學、道學、佛學，在外國人寫字不是從這面寫看到這邊來，儒學、道學、佛學。你們可以拿到博士學位，可以做名教授，可以

做為歐洲漢學家，你們一生肯定不能像我這麼快樂，像我這麼自在、瀟灑，你肯定沒有，你們一生肯定還是生活在煩惱的世界裡。大家都笑了。我說為什麼？我跟你們學的是相反的，你看反過頭來，你從這邊念過去，學佛、學儒、學道，不一樣，味道就不一樣。學儒要學得跟孔子一樣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快樂無比；學佛要學得跟釋迦牟尼佛一樣，法喜充滿，常生歡喜心；學道要學得跟老莊一樣，這是什麼？智慧。你們搞的儒學、道學，那是知識，知識跟智慧是兩樁事情，知識解決問題能解決局部，而且帶很多後遺症；智慧解決問題能解決圓滿，沒有後遺症。我說這兩個字你們好好去學，你看從這邊念儒學，從這邊念學儒，儒學、學儒不一樣。

節錄自：02-039-0085淨土大經解演義